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一 四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受齋篇第八十九

破齋篇第九十

賞罰篇第九十一

受齋篇第八十九 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正法所以流布貴在尊經福田所以增長功由齋戒故捨一餐之供福緫餘糧施一錢之資果超天報所以福田可重財累可輕共樹無遮之會等招無限之福也

引證部第二

如舊雜譬喩經云昔有四姓請佛飯時有一人賣牛湩大姓留止飯教持齋受戒聽經已乃歸婦言我朝相待未飯便强令夫飯壞其齋意雖尒七生天上七生世間師曰一日持齋有六十萬歲餘糧復有五福一曰少病二曰身安隱三曰少婬意四曰少睡卧五曰得生天上常識宿命所行事也

又波斯匿王欲賞末利夫人香瓔嘍
出宮視夫人於齋日著素服而出在
六萬夫人中明如日月信好如常王
意悚然加敬問曰有何道德炳然有
異夫人白王自念少福稟斯女形情
態垢穢日夜命促懼墮三塗是以月
月奉佛法齋割愛從道世世蒙福願
以香瓔奉施世尊
又中阿含經云尒時鹿子母毗舍佉平
旦沐浴著白淨衣將子婦等眷屬往
詣佛所稽首作禮白世尊曰我今持
齋世尊問曰居士婦今持何等齋
耶齋有三種云何為三一者放牛兒
齋二者尼揵齋三者聖八支齋云何
名放牛兒齋者若放牛兒朝放澤中
晡收還村彼還村時作如是念我今
日在此處放牛明日當在彼處放牛
我今日在此處飲牛明日當在彼處
飲牛我牛今日在此處宿止明日當
在彼處宿止如是有人若持齋時作
是思惟我今日食如此之食明日當
食如彼食也我今日飲如此之飲明
日當飲如彼飲也我今日含消如此

合消明當合消如彼合消其人亦然
晝夜樂著欲過是名放牛兒齋若受
是持齋不獲大利不得大果無大功
德不得廣布云何名尼揵齋若出
家尼揵者彼勸人曰汝於東方過百
由延外有眾生者擁護彼故棄捨刀
杖如是南西北方亦爾或脫衣裸形
我無父母妻子勸進虛妄之言非是
真諦或執善行自餓諸邪法等是名
尼揵齋也若如是持齋者亦不獲大
利不得大果無大功德不得廣布云
何名為聖八支齋多聞聖弟子若持
齋時作是思惟阿羅訶真人盡形壽
離殺斷殺棄捨刀杖有慚有愧有慈
悲心饒益一切乃至蜫蟲於殺淨心乃
至盡形壽離非時食斷非時食一食
不夜食樂於時食我以此支於阿羅
訶等同無異是故說齋彼往此聖八
支齋已於上當復憶念如來無所著
等十號出世淨法捨離穢汙惡不善
法是名聖八支齋也若族姓女持聖
八支齋者身壞命終得生六欲天達
得四沙門果

又僧祇律云佛住舍衛城南方有邑
名大林時有商人驅八頭牛到北方
俱多國有一商人共在澤中放牛時
有離車捕龍食之捕得一龍女女受
布薩法無有害心厭離車穿鼻牽行
商人見之即起慈心問離車言汝牽
此龍欲作何等答云我欲殺噉商人
言勿殺我與汝一牛貿取捕者不肯
乃至八牛方言此宍多美今爲汝故
我當放之時商人放龍女去已念言
此是惡人恐復追逐更遣捕取放別
池中隨逐看之龍變爲人語商人言
天施我命今欲報恩可共入宮當報
天恩商人答言龍性卒暴瞋恚無常
或能殺我答不尒前人繫我我力能
殺彼人但以受布薩法都無殺心何
況天今施我壽命而當加害若不去
者小住此中我先摒擋即便入去後
入宮內見龍門邊二龍繫在一處商
人問言汝爲何事被繫答言此龍女
半月中三日受齋法我兄弟守護此
龍女爲不堅固爲離車所捕以是被
繫唯願天慈語令放我龍女摒擋已

即呼入宮坐寶牀上龍女白言龍中
有食能盡壽消者有二十年消者有
七年消者有閻浮提人食者未知天
令欲食何食荅言欲須閻浮提食即
持種種飲食與之商人問龍女言此
龍何故被繫龍女言此有過我欲殺
之商人言汝莫殺不尒要當殺之商
人言汝放彼者我當食耳白言不得
直尒放之當許六月擯置人間商人
見龍宮中種種寶物莊嚴宮殿商人
便問言汝有如是莊嚴用受布薩何
爲荅言我龍法有五事苦何等爲五
謂生時眠時婬時瞋時死時一日之
中三過皮宍落地熱沙爒身復問汝
欲求何等荅言人道中生爲畜生中
苦不知法故欲就如來出家龍女即
與八餅金語言此金足汝父母眷屬
終身用之不盡語言汝合眼即以神
變持著本國以八餅金持與父母此
是龍金藏已更生盡壽用之不可盡
時思念仁慈不得不行布薩龍女思報彌重況持大齋受福寧小
又菩薩受齋經云某自歸佛自歸法
自歸比丘僧

四 一中

某身所行惡口所言惡意所念惡今
已除棄某某若干日若干夜受菩薩齋
自歸菩薩
佛告須菩提菩薩齋日有十戒第一
菩薩齋日不得著脂粉華香
第二菩薩齋日不得歌儛捶鼓伎樂
莊飾
第三菩薩齋日不得臥高牀上
第四菩薩齋日過中已後不得復食
第五菩薩齋日不得持刀金銀珍寶
第六菩薩齋日不得乘車牛馬
第七菩薩齋日不得捶兒子奴婢畜
生
第八菩薩齋日皆持是齋從分檀布
施得福菩薩齋日去臥時於佛前叉
手言今日一切十方其有持齋戒者
行六度者某皆助安無量勸助歡喜
福施十方一切人非人等所在勤苦
厄難之處皆令得福解脫憂苦出生
為人安隱富樂無極
第九菩薩齋日不得飲食盡器中
第十菩薩齋日不得與女人相戲笑
共坐齋女人亦爾是為十戒不得犯

不得教人犯[illegible]亦不得勸[illegible]勉人犯[illegible]

菩薩解齋法言

南無佛南無法南無比丘僧其若干日若干夜持菩薩齋從今檀布施當得六波羅蜜如諸菩薩六萬菩薩法齋日夜一分禪一分讀經一分臥是爲菩薩齋日法

從正月十四日受十七日解

從四月八日受十五日解

從七月一日受十六日解

從九月十四日受十六日解

述曰既受齋已若欲解齋要待明相出時始得食粥不介破齋何名明相如薩婆多論云明相有三種色若日照閻浮提樹則有黑色若照樹葉則有青色若過樹葉則有白色於三色中白色爲正始得解齋食其粥也

頌曰

今月建清齋 佳辰召無疆 四部依時集

七衆會丹堂 蕭條清梵舉 哀婉動宮商

香氣騰空上 乘風散遐方 歎德研冲邃

詞辯暢玄芳 滌煩呈妙句 臨時折婉章

緇素相依託 財法發神光 福田今夕滿

因果達存亡

感應緣　略引四驗

東晉沙門法顯
宋沙門僧伽達多
宋居士郭銓
高齊沙門寶公

東晉徐州吳寺太子思惟像者昔晉沙門法顯勵節西天歷游聖迹往投一寺大小逢迎顯時遇疾主人上座親事經理勅沙彌為客僧覓本鄉齋食應忽往還脚有瘡血云往彭城吳蒼鷹家求食為犬所嚙顯怪其旋轉之間而游數萬里外方寤寺僧並非常人也後隨船還國故往彭城追訪得吳蒼鷹具狀問之荅有是事便指餘血塗門之處顯曰此羅漢聖人血也當時見為覓食耳如何遂損也鷹聞慚愧即捨宅為寺自往楊都求諸經像正濟江中船遂傾側忽有雙骨各長一丈隨波騰漾奄入船中即得安流昇岸以事奏聞乃龍齒也鷹求像未獲㵼江西上暫憩林閭遇見婆羅門僧持此像行曰欲往徐州與吳蒼

鷹供養鷹曰必如來言弟子是也便
持像將還至京詔令模取十軀皆是
下施銘而人莫辯新舊任鷹採取像
又降夢示其本相捨取還得本像東還
徐州每放異光元魏孝文請入北臺
至高齊後主遣使者常充之迎還鄴
下齊滅周廢為僧藏之大隋開教還
重光顯今在相州大慈寺右此一驗[illegible]
宋京師道林寺有沙門僧伽達多僧
伽羅多等並博通經論偏以禪思為
業以元嘉之初來遊宋境達多嘗在
山中坐禪日時將迫念欲受齋乃有群
鳥銜果飛來授之達多思惟昔獼猴
奉蜜佛亦受而食之今飛鳥授食何
為不可於是受進食之右此一驗出梁高僧傳
宋順陽郭銓字仲衡晉益州刺史以
後三十餘載元嘉八年忽見形詣女
婿南陽劉凝之家車衛甚盛謂凝之
日僕有謫事可見為作三十僧會當
得免也言終不見劉謂是魑魅不以
在意後銓又與女夢言吾有謫罰已
告汝婿令為設會不能見矜耶女晨
起見銓從戶過怒言竟不能救今便

就罪女號踊留之間當何處設齋荅
云可歸吾舍忽然復沒疑之卽復很
供辨會畢有人稱鈴信與疑相問言
或君厚恵事始獲宥言已失去於是
而絕右一驗出冥祥記錄
高齊初沙門寶公者嵩山高栖士也
旦從林慮向白鹿山因迷失道日將
隅中忽聞鍾聲尋響而進巖岫重
阻登陟而趣乃見一寺獨據深林三
門正南赫奕輝煥前至門所看額云
靈隱之寺門外五六犬其犬如牛白
毛黑喙或踊或臥以眼眄寶寶怖將
返須臾胡僧外來寶喚不應亦不迴
顧直入門內犬亦隨入良久寶見無
人漸入次門屋宇四周房門並閉進
至講堂唯見牀榻高座儼然寶入西
南隅牀上默之忽聞棟間有聲仰
視見開孔如井大比丘前後從孔飛
下遂至五六十人依位坐訖自相借
問今日齋時何處食來或言豫章成
都長安隴右薊北嶺南五天竺等無
處不至動卽千萬餘里末後一僧從
空而下諸人讀問來何太遲荅曰今

目相湖城東彼岸寺與禪師論令曾者
豈義大會有後往取後鄰問詞旨參定
殊爲可觀不覺遂晩而室言今寺陰
爲和尚既聞此語遂得參詣希展上
謁亦整衣將起答諸僧曰與金岳和尚
諸僧直視忽隱寺所獨坐層石巷木
之下向之寺宇一無所見唯觀巖谷
禽鳥翔集諠亂切心出以問尚統法
師尚曰此寺名趙時佛圖澄法師所
造年歲久遠賢聖居之非凡所住或
流或隱遷徙無定今山行者猶聞鐘
聲（見張君房乘異記錄）

破齋篇第九十（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惟無常苦空之悲念生老病死之患長夜悲倒懸之苦漂淪哀陷墜之溺思之痛傷亦深可懼也良由福田輕薄信施難消齋戒無固事等坏瓶易毀難持又同霜露我人轉盛著逾膠漆不懼累劫之殃但憂一身之命所以飽食長眠何異牦犬破齋夜食鬼道無殊是故施主失應時之福衆僧損良田之種也

引證部第二

如大舍利弗問經云舍利弗白佛言有諸
檀越造僧伽藍厚置資給供來往僧
有似出家僧非時就典食僧索食而
食與者食者得何等罪其本檀越得
何等福佛言非時食者是破戒人是
犯盜人非時與者亦破戒人亦犯盜
人盜檀越物是不與取非施主意施
主無福以失物故猶有發心置立之
善舍利弗言時受時食食不盡者非
時復食或有時受至非時食復得福
不佛言時食淨者是即福田是即出
家是即僧伽是即天人良友是即天
人道師其不淨者猶為破戒是大劫
盜是即餓鬼為罪窟宅非時索者以
名惡魔是名三惡道是名破器是羸
時非時輒與是與食者即名退道是
病人壞善果故偷乞自活是故諸婆
羅門不非時食外道梵志亦不邪命
食況我弟子知法行法而當尒耶凡如
此者非我弟子是盜我法利嗇無法
人是名盜食非法之人盜與盜受二
國一撮片鹽片酢皆死墮燋腸地獄

吞熱鐵丸從地獄出生猪狗中食諸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一　十三張　四　洪礼
不淨又生惡鳥人怪其聲後生餓鬼
還伽藍中處其園內噉食穢汙百千
萬歲更生人中貧窮下賤人所棄惡
不可言說人不信用不如盜一人物其
罪尚輕割奪多人故良福田故斷絕
出世道故
又捺陀國王經云佛在世時時有國王
號名捺陀奉事婆羅門婆羅門居在
山中多種果樹時有擔樵人毀其果
樹婆羅門見之便將詣王所言是人
無狀殘敗我果樹王當治殺王敬事
婆羅門不敢違之即為殺之自後未
久有牛食人稻其主遂捶折其一角
血流滿面痛不可忍牛復到王所白
言我實無狀食此人少稻今折我角
稻主亦追到王所王聽鳥獸語王語
牛言我當為汝殺之牛即報言今雖
殺此人亦不能令我不痛但當約勅
後莫如之王便感念言我事婆羅門
但坐果樹令我殺人不如此牛今事
此道復不免生死何用此道便到佛
所五體投地為佛作禮願受五戒十

善佛言布施持戒現世得福忍辱精進一心智慧其福無量後生天上王即歡喜得須陀洹阿難白佛言此王與牛本何因緣佛言乃昔拘那含牟尼佛時王與牛為兄弟作優婆塞供持齋戒一日一夜王守法精進不敢懈怠壽終升天天上壽盡下為國王牛時犯齋夜食後受其罪罪畢復作牛五百世尚有宿識故來開寤王意牛後七日壽終上生天上佛言四輩弟子受持齋戒不可犯也

又法句喻經云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精舍中為天人龍鬼說法東方有國名欝多羅波提有婆羅門等五百人相率欲詣恒水岸邊有三祠神池沐浴[illegible]織裸形求仙如尼揵法道由大澤迷不得過中道之糧遙望見一大樹如有神氣想有人居馳趣樹下了無所見婆羅門等舉聲大哭飢渴委頓窮死斯澤樹神現身問諸梵志道士那來今欲何行同聲答曰欲詣神池澡浴望仙今日飢渴幸哀矜濟樹神舉手百味飲食從手流溢給

衆飲食皆得飽滿其餘飲食足供道
粮臨當別去詣神請問本行何德致
此魏魏神荅梵志吾本所居在舍衛
國時國大臣名曰須達飯佛衆僧於
市市酪無提酪者倩我提之往到精
舍使我斟酌訖行澡水儼然聽法二
切歡喜稱善無量時我奉齋暮還不
餐婦怪問我不審何恨荅曰不恨也
見長者須達於園飯佛請我往齋齋
名八關其婦瞋恚忿然言曰瞿曇亂
俗奚足采納君不毀食則禍從此疊
蹙迫不已便共俱食時我今夜年壽
筭盡終於夜半神來生此為此愚婦
破我齋法不卒其業來生斯澤作此
樹神提酪之福手出飲食若終齋法
應生天上封受自然即為梵志而作
頌曰
祠祀種禍根　日夜長枝條　唐苦敗身本
法齋度世仙
又百緣經云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於其初夜有五百天子賚持香
華光明赫奕照祇桓林來詣佛所禮
已却坐佛為說法得須陀洹果繞佛

三帝還諸天宮於其晨朝向難諸問 [illegible] 第十六張 鹽 [illegible]
諸天來緣佛告阿難乃往過去迦葉
佛時有二婆羅門隨從國王來詣佛
所禮拜問訊時彼從中有一優婆塞
勸二婆羅門共受齋法一求生天二
求人王受已俱還諸婆羅門聚會之
處諸婆羅門言汝等飢渴可共飲食
殷勤數勸不免其意求生天者即便
飲食以破齋故不果所願其後命終
生於龍中其不食者　得作國王以
其先身共受齋故生彼國王園池水
中時守園人日日常送種種果菰奉
上獻王於池水中得一美果色香甚
好作是念言我惟出入常為門監所
見前卻我持此果當用與之作是念
已尋即持與門監得已復作是念我
惟出入復為黃門所見前卻當用與
之作是念已尋即持與黃門得已復
作是念夫人為我常向大王歎譽我
德我持此果當用與之作是念已即
便持與夫人得已復上大王王得果
已即便食之覺其香美即問夫人汝
今何處得是果來夫人即時始實對

曰我從黃門得是果來如是展轉推
到園子王即召呼吾園之中有是美
果何不見送乃與他人園子於是本
末自陳王不聽言而告之曰自今以
後常送此果若不送者吾當殺汝園
子還歸入其園中號咷涕泣不能自
制此果無種何由可得時彼龍王聞
是哭聲化作人形來問之言汝今何
以啼哭乃尒園子具荅所由龍聞是
語還入水中取好美果著金䑩上持
與園子因復告言汝持此果奉上獻
王并說吾意云我及國王昔佛在世
本是親友俱作梵志共受八齋各求
所願汝戒完具得作國王吾戒不全生
在龍中我今還欲奉修齋法求捨此
身願王為我求八關齋文送來與我
若其相違吾覆汝國用作大海園子
於是納受果䑩奉獻王已因復說龍
所囑之語王聞是已甚用不樂所以
然者當尒之時乃至無有佛法之名
況復得有八關齋文若其不獲恐見
危害思念此理無由可辦時彼國王
有一大臣最可敬重而告之言龍從

我索八關齋文仰卿得之大臣答曰
今世無法云何可得王復告言汝若
不獲吾必殺卿大臣聞已却退至家
顏色異常甚用愁惱時臣有父年在
耆舊每從外來見子顏色改易異常
尋即問言即向父說委曲情理父答
子言吾家堂柱我見有光汝為就伐
試取破看之得經二卷一是十二因
緣二是八關齋文大臣得已甚用歡
喜著金機上奉獻與王王得之喜不
自勝送與龍王龍王得已甚用歡
慶責持珍寶贈遺與王各還所止共
五百龍子勤加奉修八關齋法其後
命終生忉利天來供養我是彼光耳
佛告阿難欲知彼時五百龍子奉修
齋法者今五百天子是佛說是緣時
有得四沙門果者有發無上菩提心
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又遺教法律云若出家人乘車馬一日
除五百日齋一歲三百六十日乘計
除却十八萬日齋舍利弗問佛何故
比丘乘騎除五百日齋者佛言比丘
是賢禁律人他見生謗令他得罪除

[illegible]

老病斷曰乗不犯

頌曰

貪心未嘗滿　福善未嘗受　專求美飲食

能毀無恥悉　各塵全未拭　心垢豈能除

破齋常夜食　享貪施難訓　天長命自短

業催闇中遊　漂浪四暴海　難逢六度舟

小惡猶不改　大善何能修　頼同國池龍

焉得齋高流

感應緣 略引三驗

晉孫稚　齊王氏　唐李思一

晉孫稚字法暉齊國般陽縣人也父

祚晉太中大夫稚幼而奉法年十八

以咸康元年八月病亡祚後移居武

昌至三年四月八日沙門于法階行

尊像經家門夫妻大小出觀見稚亦

在人衆之中隨侍像行見父母拜跪

問訊隨共還家祚先病稚云無他禍

祟不自將護所致耳五月當差言畢

辭去其年七月十五日復歸跪拜問

訊悉如生時說其外祖父爲太山府

君見稚說稚母字曰汝是某甲兒耶

未應便來耶得至此稚荅伯父將來

欲以代詞有教推問欲報罰之雜救
解得原雜兄家守思獨時在其側雜
謂曰雖離故我在優樂處但讀書無
他作願兄勿復憂也但勤精進要念
修善福自隨人矣我二年學成當生
國王家同輩有五百人今在福堂學
成皆當上生第六天上我本亦應上生
但以解救先人因緣纏縛故獨生王家
耳到五年七月七日復歸說郡城當
有冤難事例甚多悉皆如言家人秘
之故無傳者又云先人多有罪謫宜為
作福我今受身人中不須復營但救
先人也願父兄勤為功德作福食時
務使鮮潔一一如法者受上福大者
大福若不能然徒費設耳當使平等
心無彼我其福乃多祚時有婢稚未
還時忽病始死通身皆痛稚云此婢
欲叛我前與鞭不復得去耳稚問婢
云前實欲叛與人為期日垂至而便
住云云
齊王氏名四娘永明三年病死下屍
在地為莊飾者覺其心煖故未殯殮
經二宿肌體稍溫氣息漸還俄而能

言自說有二人錄其將去至一大門有
一沙門踞胡牀望見之甚驚問何故
來乃罵此二人云汝誤錄人來各鞭
四十語此四娘安郎可去答曰向來
怳怳不知道路請人示津沙門即命
一人送之行少地見其先死奴子信
高樓上驚問四娘那忽至此欲見新
婦不答不知處喚奴白送奴云不得奉
送四娘但去前路應相值也授一馬鞭
與之曰謹執此鞭自知路可行數里便
見新婦即四娘之嫂也正被苦誦四
體破縛如裝鵝鴨法懸于路側相見
悲號新婦自說生時作罪今貽此楚
毒欲屈手摶頰求乞哀助而手被縛
格不得至頰又聞左右受苦之聲而
不覩形四娘問此爲何聲答曰此是
無行衆僧破齋犯戒獲此苦報呼嗷
聲也於是沿路而歸須臾至家見其
屍骸意甚憎惡不復願還不覺有人
排其背著乃得就身而稍蘇治其人
今猶然尚存（右三驗出冥祥記）
唐隴西李思一今居相州之滏陽縣
貞觀二十年正月巳死經日而蘇語

在具報記至永徽二年五月又死經一 [illegible]
宿而蘇說云以年命未盡放還歸
於王前見相州滏陽縣法觀寺僧辯
珪又見合福寺僧弘亮及慧寶三人
並在王前辯答見冥官云慧寶死時
未至且修功德辯珪弘亮今歲又死
辯珪等是年果相繼卒後寺僧令一
巫者就弘亮等舊房召二僧問之辯
珪曰我為破齋今受大苦兼語諸弟
子等曰為我作齋救拔苦難弟子輩
即為營齋巫者又云辯珪已得免罪
弘亮云我為破齋兼妄持人長短今
被拔舌痛苦不能多言相州智力寺
僧慧永等說之（右一驗出冥報拾遺）

賞罰篇第九十一（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以生死合識之所同於喜利怒害
依智之所不免是以居終蹈義或恆
矜慎輕性傷和每切餘恨史遷曰死
有輕於鴻毛莊周曰生則重於天下
故生死違性則然酷冥道言罰乖序
則災氣生影響於耳目禍殃禁於精
進無往不復呼可畏哉屬權豪之地

覽明鏡而細感利欲之情啓完龜而
克念無章者獲腰領之全履福者
同劫石之壽也
引證部第二
如百喻經云昔有二人共種甘蔗而
作誓言種好者賞其不好者當重
罰之時一人中者念言甘蔗極甜若
取汁還灌甘蔗樹必得勝既取汁灌冀
望滋味反敗種子所有甘蔗一切都失世人
亦尒欲求善福恃己豪貴倚恃挾勢
追脅下民陵奪財物用作福善不知將
來反獲其殃如壓甘蔗彼此都失
阿育王經云昔阿育王婦蓮華夫人
産一子面貌端正（彼付法藏 名曰法增）目似駒那羅
眼因字駒那羅王甚愛敬長爲娶婦
字真金鬘後共王至雞頭摩寺上座
所上座夜舍知必失眼常爲説法眼
無常相王夫人帝失羅叉見眼端
正深心遍之子聞掩耳不順其志夫
人瞋恚常求其短欲挑其眼後時北
方乾陀羅國城名得叉尸羅人民叛
逆王遣鎮之後時王病口中糞臭身
諸毛孔糞汁流出無人能治勅曳駒

那欲紹王位帝夫羅文開已令言依
若為王我無治理即作方便而白王
言我能治王即勅國內必至病者皆
勅將來我為治之時有一病有如此
病婦為問醫語將來為設治之既至
醫所即送與夫人夫人殺之破腹見
蟲上去頭蟲隨下行亦含與種種藥不
能令死後乃與蒜蟲便即死以因緣
勸王食蒜王食蟲死逐出其道出王病
得差語夫人言欲得何願答言欲得
七日作王王即聽之既得王已詐作王
書語得叉人云駒那羅有大罪過急
挑眼出作書已竟向王眠睡偷王齒
印王夢驚覺語夫人言夢見二鷲欲
挑我子駒那羅眼言已還眠復夢覺
語夫人言夢見駒那羅頭髮甚長在地而
坐夫人安慰王復還眠眠已夫人得印
印書遣使賫去王復夢見牙齒墮落
曉召相師占夢吉凶師言此夢必是
王子失眼之相王開合掌歸命四方
護佛道神信法僧者願護我子書至
彼國駒那羅得書即信其語雇旃陀羅
使挑其眼無肯挑者但緣業熟自然

有人面有八醜末末挑眼王語醜大
先挑一眼著我手中舉刀向眼一切
人民挪怨大喚淫哉若哉啼哭憫
不能自勝又付法藏傳云未一惡大
令出右眼置堂觀之便念耶舍本所
勸誡而作是言說眼無常猶如幻化
昔時奇妙今觀何愛當捨危朽之法
專求最勝清淨慧眼作是觀時得須
陀洹更出一眼重深思察厭惡情至
得斯陀含其妻金鬘聞夫挑眼號泣
雨淚驚哭而來見已悶絕良久乃蘇
時駒那羅以偈曉之曰
昔吾為惡業今自還受一切世間苦
恩愛會別離汝當諦思惟何應大啼哭
又阿育王經云時駒那羅王荅婦我
等自造今日受之恩愛會離何用啼
哭為使人驅出夫婦相將彈琴歌乞
以自存活展轉而行歸還本國欲入
王宮門人約之即至門外象廄中宿
向曉彈琴自宣苦事王聞琴聲情切
憶子即遣人喚既至王所王見眼盲
形容瘦惡衣裳弊壞都欲不識見
步形相尋即問言汝是我子駒那羅

不答言我是王聞其語問說詩抱來
瀝乃蘇抱著膝上手摩其眼哽咽語
言汝眼本似駒那羅故以為字今者
無有以何為名誰挑汝眼使汝至此
横殃乃令遠旅語我我今見汝辛龍
糕殃譬如猛火燒我身心亦當壞盡
子語王言願莫憂惱我自造業不可
怨他得父王書齒印勅挑王並當言
若我勅挑當自截舌若與齒印當拔
我齒若我眼見自挑其眼王後推察
知是羅刹作書遣挑王乃罵曰不吉
惡物何地載汝汝於今者不自陷沒
汝實我怨詐懷親附種種罵詈結胡
膠火而燒殺之
又付法藏傳云時駒那羅王子起大悲
心而白父言今若加報於彼必當累
劫共為怨害譬如因聲即有響應亦
如嬰兒未識義理罵辱父母無謙敬
心而此父母豈於其兒起瞋恨耶一
切衆生亦復如是常為煩惱之所覆
蔽愚癡無智猶如小兒云何於彼而
生瞋恚王心毒盛不受其語以大積薪
油而焚殺之

又阿育王經云爾時諸比丘見已而問
尊者優波毱多有何因緣尊者答
曰駒那羅往昔波羅奈國作一獵師
於山窟中得五百鹿若都殺者云則
臭爛挑其眼出自食一鹿從是已來
五百身中常被挑眼又於過去拘樓
孫佛入涅槃後時有國王名曰端嚴
爲起石塔七寶莊嚴王死之後有一
惡王名曰不信壞塔取寶唯留土木
駒那爾時爲長者子還以七寶修治
此塔復造大像共佛齊等發誓願言
使我來世如似此佛得勝解脫緣本造
塔生尊貴家由昔作像常得端正以
發願故今獲道迹
又依王玄策西國行記云其王心知經
宣新究飲氣而怒撞加刑經宣所是
時輔佐並流配雪山東北磧鹵不毛
之地摩訶菩提寺主僧名戒龍大阿
羅漢王聞高德特召子具白前事王
令眼明僧受王請普告國衆吾明辰
說深法人持器來以盛淚是日道俗
雲集[illegible]起聞說十二因緣時衆悲傷
泣血而已收淚總置一金槃師立誓曰

向所說法其理若當願以衆淚洗王
子目令得復明理若不當皆自毀
於是將淚洗眼遂平復時王及子不
勝喜慶時衆咸悦皆稱善哉聖力方
余王子即是拘那羅王於今塔猶存
焉
又佛本行經云爾時世尊乞食時至
著衣持鉢獨自而行欲乞於食漸漸
到彼大兵將村入彼邑已即詣兵將
婆羅門家到其家已即便進入於
其門內鋪座而坐爾時兵將大婆羅
門有於二女一名難陀二名波羅時
彼二女出向佛邊到佛所已頂禮佛
足卻住一面佛為說法得須陀洹果
乞受三歸五戒已即取佛鉢將好香
美飲食滿盛鉢中以用奉佛爾時世
尊受彼食已從村而出爾時提婆大
婆羅門從他轉聞彼大沙門來至於
此聞已即作思念我昔曾請彼大沙
門許施飲食我今會前當作何計要
報夫提婆言乞聽可說未審爾不我
憶往昔年少之時兵將大婆羅門曾
弄於我欲求世事我時不聽彼輒指

觸而今聖夫將我與彼行於世事從
其隨索多少錢物得以而為彼大沙
門作食布施尒時提婆報其妻言汝
事不然我婆羅門理不合作如是
之事其提婆即詣兵將所白言善
哉善哉唯願借貸我五百錢若我能
償此事善哉脫不能償我之夫婦二
人詳共入汝家語汝作力尒時兵將
即與提婆錢足五百而語之言汝今
將去隨意所用其事若訖更不得轉
從他借貸持以償我如汝所要身自
出力覓錢與我尒時提婆從兵將
邊依法受取五百錢已至自已家付
與其妻備辦飲食即詣林中而往佛
邊欲請如來善哉大德沙門瞿曇唯
願受我明日飯食是時世尊默然受
請辭佛而去至自已家城內一切街
陌皆賣熟食尒時提婆即於彼夜嚴
備多種甘美飲食其夜悉辦如是諸
味過夜天明家內灑埽鋪莊座訖即
至佛邊長跪諮白飲食已辦願赴我
家尒時世尊既至食時著衣持鉢漸
漸而行至提婆家隨鋪而坐夫婦自

手持多種微妙清淨衆味飲食並
於佛前以奉世尊世尊受已而
食是時提婆奉佛食訖別為佛邊鋪
座而坐善己世尊即為提婆如應說
法令歡喜已從座而起隨意而去尒
時提婆送佛而出其提婆妻從他借
衣著見佛出還即便解衣置於一處
而掃除地時有一賊忽尒來偷其衣
將去時妻為失衣故心大愁惱提婆
送佛還家見婦迷亂即便問言何故
如是煩惱妻報夫言當知所借衣不
知誰偷忽然失去是時提婆聞此語
已心地迷悶不知所為作如是言我以
從佗貸五百錢用為供具我今從佗
借衣而著忽復失去我家貧短以何
備償當作何計尒時提婆求欲自死
即便往至屍陀林中上大樹上欲自
撲地而不能墮即復大愁然彼賊人
執其衣裳至屍陀林忽尒還來在於
提婆所上樹下掘地埋之以土覆上於
上大便放訖而去時彼提婆在於樹
上遙見此事賊去以後從樹而下掘
取其衣還將向舍時提婆妻掃除舍

[illegible]

內起處今除其屋一角忽然自陷低
頭觀覩地下見有一赤銅瓶其中有
金乃至略說見第二瓶第三第四瓶
皆是瓶更復覩看其下更見一赤
銅甕亦滿中金彼見金已即大驚愕
指示夫言聖夫聖夫速來速來我已
得之尒時提婆聞婦聲已作是思惟
此婦可憐何故失心如是誑語云我
已得於物其前他處借衣失去我已
得衣衣現在此何故唱言我已得之
是時提婆將衣入家問其妻言居
家著者汝何所得彼婦即便指示其
金語言聖夫我得於此也是時提婆
復語妻言汝所失衣我亦得也而彼
婦取衣向所借處還歸其主尒時提
婆作是思惟我今獨自不能稱消爾
多許金即便携將五百錢直還向兵
將邊而備直債到已語彼大兵將言
我從仁者貸五百錢金以還汝是時
兵將語提婆言我前語汝不得從他
舉錢償我唯出自家身力償我提婆
復言我不從他貸取此物兵將復問
汝從何得提婆報言我從地得此

之金藏彼不承信尒時提婆即將兵
將到自已家示其金藏尒時兵將見
一聚炭語提婆言汝何誰也語我是
炭用作金相是時提婆復更重語彼
兵將言此實是金非是火炭如是三過
三已以手觸彼金藏唱示言此是
金非炭復作誓願如我善業因緣力
故得此金者乞示兵將見如此語已
炭即為金兵將見此地藏金已復問
汝今供養阿誰為天為仙并及善人
而彼與汝如是願報提婆報言我於
今日家唯供養是大沙門奉施飯食
感應藉彼功德果報當成兵將報言
此之金藏悉皆是彼善業因緣故生
此報無人能奪無人所斷汝莫作疑
安隱而食
尒時提婆作如是念以施大沙門食
生大功德心生歡喜踊躍無量遍滿
其體復詣佛邊重請佛至家飯佛
以後夫妻二人鋪座聽法佛知彼等
心行體性諸使薄少為說四諦得須
陁洹果時諸比丘即諮問言彼之提
婆及妻等昔作何業得此果報復至

佛説得諸聖法更造何業先貧後富 [illegible]
一旦如是佛告比丘昔迦葉佛所受
三歸五戒而不行布施者今提婆是
然命終乞願願値於我以是因緣今
得値我以不行布施令得貧報隨將
食布施於我得現世報以是因緣汝
諸比丘等應常須向佛法僧邊生
於恭敬希有之心猶如提婆身現受
福以慳貪不肯布施今受貧賤困
苦之患

頌曰

有義使合　無義便離　離封非吉
合衆成規　有功可賞　無功可治
勿得枉濫　反報無疑

感應緣 略引十二驗

周杜國之伯常
漢時王濟左右
漢時羽林中郎游殷
晉呂陽縣令王範
晉時張駿
晉時羊珊
晉時孔基
晉時庾亮

齊時貞子謝

晉時文宣帝高洋

梁時劉大夫不得字

陳時武帝陳霸先

唐王玄策行傳西域業編

周杜國之伯名曰常為周大夫宣王
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
訴之宣王曰常竊與妾交宣王信
之囚杜伯于焦使薛甫與司工錡殺
杜伯其友左儒九諫而王不聽左儒
死之杜伯既死即為人見王曰常之
罪何哉王召祝而以杜伯語告之祝
曰始殺杜伯誰與王謀之王曰司工
錡也祝曰何不殺錡以謝之宣王乃
殺錡使祝以謝之杜伯杜伯猶為人
而至言其無罪司工錡又為人而至
曰臣何罪之有宣王告皇甫曰祝也
與我謀而殺人吾所殺者又皆為人
而見當奈何乎皇甫曰殺祝以謝之
宣王乃殺祝以兼謝焉又無益也皆
為人而至祝亦曰我焉知之奈何以
此為罪而殺臣也後三年游於圃田
從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衣司

工錡為左祝為右朱衣朱冠起於道
左執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伏
于弓衣而死
漢時王濟左右常於閤中就婢取濟
衣物婢欲奸之其人云不敢婢言若
不從我我當大喚此人卒不肯婢遂
呼云某甲欲奸我濟即令人殺之此
人具自陳說濟猶不信故牽將去顧
謂濟曰枉不可受要當訟府君於天
後濟乃病忽見此人語之曰前具告
實既不見理今便應去濟數日卒
漢時游殷字幼齊漢世為羽林中郎
將先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遂誣
搆殺之殷死月餘軫得病目睛脫但
言伏罪伏罪游幼齊將鬼來於是遂
死
晉富陽縣令王範有妾桃英殊有姿
色遂與閤下丁豐史華期二人姦通
範嘗出行不還帳內都督孫元弼聞
丁豐戶中有環珮聲覘視見桃英與
同被而臥元弼叩戶扇叱之桃英即起
攬裙理鬢躡履還內元弼又見華期
帶珮桃英麝香二人懼元弼告之乃

共謗元弼與桃英有私範不辯察遂
殺元弼有陳超者當時在座勸成元
弼罪後範代還超亦出都看範行至
赤亭山下值雷雨日暮忽然有人扶
超腋徑曳將去入荒澤中電光照見
一鬼面甚青黑眼無瞳子曰吾孫元
弼也訴怨皇天早見申理連時候汝
乃今相遇超叩頭流血鬼曰王範既爲
事主當先殺之賈景伯孫文度在太
山玄堂下共定死生名錄桃英魂魄
亦收在女青亭者是第三地獄名在
黃泉下專治女鬼投至天明失鬼所
在超至楊都詣範未敢説之便見鬼
從外來徑入範帳至夜範始眠忽然
大魘連呼不醒家人牽青牛臨範上
并加桃人左索向明小蘇十許日而死
妾亦暴亡超亦逃走長干寺易姓名
爲何規後五年三月三日臨水酒酣
超云今當不復畏此鬼也低頭便見
鬼影已在水中以手搏超鼻血大出
可一升許數日而殂
晉騎張駿據有涼州忌害鎮軍將軍
武威陰鑒以其宗族強大而多功也

遂諷其主簿魏纂使誣鑒謀反鞠逼
鑒自殺後三年纂病見鑒在側遂死
晉時羊珊字彭祖晉世廬陵太守
爲人剛克麁暴恃國姻親縱恣尤甚
睚眦之嫌輒加刑殺征西大將軍庾亮
檻送具以狀聞右司奏珊殺郡將吏及
民簡良等二百九十人徒謫一百餘人
應棄市依八議請有顯宗詔曰此事
古今所未有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何
八議之有可獄所賜命珊兄子賁先
尚南郡公主自表解婚詔不許琅邪
孝王妃山氏珊之甥也苦以爲請於
是司徒王導啓珊罪不可容宜極
重法山太妃憂感動疾陛下罔極之
恩宜蒙生全之宥於是下詔曰山太
妃唯此一甥發言摧鯁乃至吐血情慮
深重朕丁荼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
於慈親若不堪難忍之痛以致頓斃
朕亦何顏以寄今便原珊生命以慰
太妃渭陽之恩於是除名爲民少時
疾病常見簡良等曰枉豈可受今來
相取自申黃泉經宿而死
晉時會稽孔基勤學有志操禺結族

人孔敝敝使其二子以基爲師而敝
子並凶悍趣尚不同基屢言之於敝
世見常有忿恚敝尋喪並服制既除
基以宿舊乃賫羊酒往看言于子猶
懷宿怨潛遣奴於路側殺基奴還未
至仍見基來張目攘袂厲聲言曰姧
醜小竪人面獸心吾歩顧在昔敢肆
平生有何怨惡條道見害慢天忘父
人神不容要當斷汝家種從此之後
數數見形孔氏無幾大兒向廁忽便
絕倒駱驛往看已斃於地次者尋復
病殂兄弟無後
晉時庾亮誅陶後稱咸康五年冬節
會文武數十人忽然悉起向階拜揖
庾驚問故並云陶公來陶公是稱父偘
也庾亦起迎陶公扶兩人悉是舊怨
傳詔左右數十人皆操伏戈陶公謂
庾曰老僕舉君自代不圖此恩反戮
其孤故來相問陶稱何罪身已得訟
於帝矣庾不得一言遂寢疾八年一
日死 [illegible]
齊直子龍齊世嘗爲井陘關吏陸使
鄉從負其多爲人所糺齊主欲以行法

皿 昊

意在窮鞫治乃付并州城局參軍宋
瑗與中書舍人蔡暉共考其獄爲字
融之事皆在赦前瑗等覩望上意抑
爲赦後子融臨刑之際怨訴百端既
不見理乃誓曰若此等平吉是無天
道後十五日法瑗無病暴死經一年
許蔡暉臥疾膚肉爛墮都盡苦楚
百許日殂

齊文宣帝高洋既死太子殷嗣位年
號乾明文宣同母弟常山王演本在
并州權勢甚重因文宣山陵隨梓宮
出鄴以地望見疑仍留爲錄尚書事
王遂忿怒潛生異計上省之日內外
百僚皆來集會即收縛乾明腹心尚
書令楊遵彥等五人皆爲事奏勳之
尋亦廢乾明而自立是爲孝昭帝後
在并州望氣者奏鄴中有天子氣平
秦王高歸彥勸殺乾明遂鏁向并州
盡之其年孝昭數見文宣作諸妖怪
就其索兒備爲禳襘終不能遣而死
梁江陵陷時有關內人梁元暉俘獲
一士大夫姓劉位曰新城失其名字
先此人先遭侯景亂喪失家口唯餘

小男年始數歲躬自擔抱又皆連拘
值雪塗不能前進元暉逼令棄去劉
君愛惜以死為請遂強奪取擲之雪
中杖伯之下驅蹙使去劉乃步步廻
首號哭斷絕辛苦頓斃加以悲傷數
日而死死後元暉日日見劉叟手索
見因此得病雖復對之悔謝來殊不已
元暉載病到家而終
陳武帝陳霸先既害梁大司馬王僧
辯次討諸將義興太守韋載黃門郎
放第四子也為王公固守陳主頻遣
攻圍不克後重征之誘說載曰王公
親黨皆已殄滅此一孤城何所希冀
過尒相抵耶若能見降不失富貴載
答曰士感知己本為王公所以抗禦太
軍致成讎敵今亦承明公盡定江左第
城自守必無生路但鋒刃屢交殺傷
過甚軍人忿怨恐不見全老母在堂
彌懼禍及所以苟延日月未能束手
耳必有誓約不敢久勞神武陳主乃
遣刑白馬為誓載遂開門陳主亦示
寬信還揚都後陳主即位遣載從征
以小遲晚因宿憾斬之尋於大殿看

事便見載來騎馬起入內移坐光康殿[illegible]

戟叉弩入圍繞左右皆無所見因此

得病死[illegible]

唐王玄策行傳云摩伽陀國法若犯

罪者不加拷掠唯以神秤秤之秤人之

法以物與人重相似者置秤一頭

人處一頭兩頭衡平者又作一符亦

以別物等其輕重即以符繫人頂上

以所秤別物更秤前物若人無罪即秤

物頭重若人有罪即物頭輕據此輕

重以善惡科罪劓刵眼截腕斬指刖足

視犯輕重以行其刑若小罪負債之

流並罰其兩倍用為罰罪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一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